

◇ **水润南方**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河边这么多掉落的果实，难道就这么白白烂掉？

我看到蚂蚁们在蒲桃裂开的缝隙里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进出出。那些微弱的黄色动物，都是蚂蚁吗？它们跑得太快，看不清面目。如果趴下来认真打量，又要沾一身土。据说有一种“拟蚁蜘蛛”，长得跟蚂蚁极相似，专门混在蚂蚁群里，模仿它们的样子，甚至和它们一起行动。其目的有二，一是扰乱天敌的视听，躲避杀身之祸；二是以蚂蚁为食物，降低蚂蚁的警惕性，攻其不备。此为复杂世界的结构之一，我作为又蠢又笨的庞然大物，只能看到它们跑来跑去。这些浮在表面的状态何其虚渺，只有变成和它们一样大小，具有了不被其排斥的味道，方可进入它们的世界。

而那还是我吗？我保持“我”，和它们保持“它们”一样，都是坚定的不得已。一只毛毛虫在草丛间的芒果旁边蠕动，它的身上还沾着芒果的汁液。一只苍蝇站在芒果顶端，灵巧地搓着两个手指。

荔枝椿象，俗称臭屁虫，深棕色，身材呈不规则的四边形，约半厘米宽，一厘米长，边缘各有四个黄色的斑点，据说专吃荔枝、龙眼的叶子与果实。

女儿喜爱跳舞，因而我一直很喜欢也佩服舞者。曾在上海世博会上看到过一群舞者，他们是一群6岁的小朋友。那次的表演恰逢国庆节，这几个刚刚告别幼儿园的孩子，带着每天练习的舞蹈走进世博园。他们要对所有国内外朋友说：“这是中国的国庆，也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快乐童年。”从他们自信、骄傲的神情和舞姿中我们看到：这群孩子，正用他们的方式喜迎国庆，参与世博。

这群小朋友们站在舞台上展现出的大将之风，一点都不输给专业的舞者。他们举手投足间散发的自信，让现场观众连连叫好。当时舞台下有一群很紧张的观众，他们是小演员的父母。他们为孩子可以在世博园表演而开心，但也担心演出中随时可能发生的状况，又惊又喜的心情写在他们脸上。园区内有许多游客是全家共同结伴而来的，舞台下一位父亲看到舞台上的小朋友演出后，不禁问身旁的小女孩：“你敢不敢像他们一样在世博园区里给大家跳舞啊？”这个绑着长

七月去昭苏是奔着油菜花去的。没想到却坠入了云海热情的怀抱。

昭苏的云不同凡响。有的云似悬崖，山峰壁立，峭壁陡险。有的似蘑菇，一朵挨着一朵蔚为壮观，远处夕阳的光晕透着黄昏的写意及缥缈的雨雾，画一样的撞进视野。

云朵堆叠，在阳光下变幻莫测，一瞬诗意绵绵，一瞬满目狰狞。天空是清浅的蓝，随着山的远近，云的光影变幻成一幅又一幅画。

有的云透道光像一匹纱，轻轻地拢在山峦上。还有的云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光与影与云层明暗有致，像一幅幅静止的雕塑，又仿佛古崖壁，一时又似临空而至的飞龙，霎时又变幻成冲出层云的飞马。云与山峰在这儿相会。山峰氤氲在云海只露出一峰尖，云环绕着山峰，几乎要把山峰覆盖了，这时一点山尖显露出来了，韵味如欲说还休的美人，云遮雾绕朦胧有致。云一时泾渭分明，一时变幻莫测。清明时，层次分明像一幅幅立体画，暗沉时又乌泱泱布满天空，满目模糊，仿佛判官铁灰的

谁收获了河边的果实

那几颗总也长不大的荔枝，与臭屁虫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
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小动物，只能总称其为“虫子”，它们都向着被人类抛弃的果实奔来。

每一只蚂蚁和小虫，都率领着一个族群，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拥趸，有自己的旗帜和目标，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。它们比人类的数量多。

即使是腐烂了的果实，也会有无数肉眼不可见的细菌在上面忙活。

这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大大小小的生物们紧紧拥抱着异彩纷呈的果实。人类世界中的残次品，废弃物，是它们甜美的粮食。福田河水轻轻地荡漾，波纹里闪耀着它们歌唱着的牙齿，还有舒展的翅膀。

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时光。没有一颗果实会被浪费。树木上长出芒果、蒲桃、洋蒲桃、荔枝、菠萝蜜和木瓜，从来就不是为了人类。宇宙这么大，人类算什么。那些歪瓜裂枣，看上去很丑，在它们自己的价值体系中，一定是美的。福田河河道上的树木虽然都是人

类排兵布阵安排好的，何尝不是造物主指示人类这么做的呢，让人类以抛弃的方式为万物提供热能与动能。

太阳挂得真高，它离地面越远，光线落在地上就越热烈和真切。三三两两的行人在拍照，一会儿扶着树，一会儿蹲在草地上。裙子和帽子忽而变亮，忽而变黑。四五只池鹭踮着高高的脚，站在水边。不知为何，它们要站那么整齐，一起抬头，一起低头，一起转头，像被一根绳子牵着似的。我知道，它们的目标是水中摇尾巴的罗非鱼。滚落到水中的果实渣滓和吃了果实长大的虫子，均为罗非鱼的食物。推算下来，大家都是整条食物链上的一环。一只红嘴蓝鹁在树枝中间露出半个身子，头部转来转去，警惕地看着周围，通红的脚趾紧紧抓住树干，它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食物链顶端的大佬之一，吃果实，也吃各种昆虫甚至其他鸟类。它和水中高楼大厦的倒影一样美丽而坚硬，带领着一个群体与人类弥合又作对。

那些人畜无害的果实们，一颗都不会浪费的果实们，从树上跳到地上，从地上跳到水中，从水中冲上来挂在空中。福田河两岸的浓绿衬托着它们，先是无声，再是小声，再是哗啦啦作响……

我也加入它们，成为一颗果实了吧？

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们接到邀请，请他们参加街头篮球演出。大家都没想到，这原本只是出于兴趣、自娱自乐的项目，竟然可以上台与大家分享。

这群年轻人大部分是80后、90后，他们双休日就凑在一起练习，感情好似铁哥们。当听说能有在上海世博园演出的机会时，几个人毫不犹豫报名参加。8月，他们接到演出通知后，马上开始排练新舞步，他们的想法是要跟着街舞，和篮球一起飞扬在世博园的广场上。但由于平时要上班上课，他们只能参加4天的演出。

这个舞蹈其实源自于美国街头的街舞、涂鸦，欧洲街头的杂技、音乐，从独秀到群秀，过程中逐渐从自娱到娱人的蜕变，一开始的创意源头都来自于街头演出，而街头的文化，通常是属于年轻人发挥的第一个场所。

看来，对舞蹈的喜爱，是没有年龄之分，更没有国度和舞种之分，这就是舞蹈的基因。

舞蹈的基因

辫子的小女生忙躲到妈妈的身后，这惹得现场笑声不断。舞台上、舞台下，因为这样轻松、风趣的即兴演出，构成一幅喜悦温馨的十月飨宴。在184天里，排队等候类节目总导演李立亨规划了许多类型的演出，丰富了演出形式，带给游客不同的感动。其中，以少儿节目最受大小朋友欢迎，接受度也最高。李立亨说：“小朋友天真又自然的表演，是最佳的活动代言人，也最容易深植人心。”

当时，还有一种舞蹈，也让我看得大呼过瘾：节奏感十足的篮球街舞，看后，我直呼：“激动，精神也来了。”后来，我了解到，这群年轻人5年前因为对篮球的热爱在网络论坛中相识，他们交流国内外各种篮球演出视频，后来开始相约在节假日切磋球技。渐渐的，彼此间打球有了默契，球技也越来越精湛。一

昭苏看云

脸。一时左侧乌云打压过来，在穿过云层的光的照耀下，一束雨密集得若隐若现。右侧山峰依旧清晰，云层清透，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，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观。

想起石涛的《看云图》。画中山峦耸翠，烟云弥漫。墨气氤氲，云起云生。题款尤好，是点睛之笔，蕴含人生哲理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人世再艰难，还有峰回路转时，人生起合，也不过云起云落。《看云图》好在远山朗阔，苍松叠翠，苍然古意跃然纸上。人坐巨石上，不如一株树高大。山高远，石巨大，人若蜉蝣，人生百代不过沧海一粟。淡墨轻轻渲染复又挥毫泼墨，墨法淋漓，远山隐逸不失其秀，烟云霭霭姿态远逸。

那个夏日午后，我见到了天空之镜的奇观。流云布满晴蓝的天空。长空高远的云，落入水中。孔雀河如

蜿蜒的明镜，河面上流云倒映，云河灿烂。孔雀河水流得轻缓，似乎怕惊动一河云影。云想衣裳花想容。一朵一朵的云，姿态万千，映在河面，若美人揽镜自照，美得明丽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有年在飞机上，撞见扑面而来的云。从舷窗望下去，云海翻滚，几疑身在云端。那云美得朗阔，洁白。大朵大朵的云起伏游荡，又自在，又闲逸。青天白云，飞机一径向前，青天之上，云卷在眼前，如鳞如羽如絮如莲，铺在眼前，宛若身在其中，那么轻盈，浩然。荡胸生层云，山风浩荡快意无限，心生一览众山小的快意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在云端之上何止是小，万物均不见，从前胸中块垒，人间欲望，莫不若尘埃，若蝼蚁，何足挂碍。汪曾祺先生说：“云自东方来。自西方来，南方来，北方来，云自四方来。云要向四方散去。”来自四方的云啊，终要散去的云。来来去去的云，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，像人间的离合，像起伏的人生。

昭苏作别时，采摘片云归。开匣忽相视，化作喜盈盈。

◇ **相见欢**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**云上花开**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